

孟子子釋解

仁
917
14





平安皆川伯恭先生學

孟子釋解

樂歲堂藏



孟子釋解自序



夫天之星斗、人不能知其物、而望之、知其不得不仰戴焉、賢者之言、未及叩其義、而聞之、知其不可不貴從焉、孟子生當戰國之世、天下方事殺奪、而其人主公卿大夫、或以孟子為迂遠濶於事情、或以為過高睽於卑流、然而不能不待以師禮也、孟子歿後、其所為七篇存焉、而後儒說其書、甚粗淺耳、然而不能不躋之以亞聖經、此譬猶望其門墻之高大、則其宮室之壯麗、自可想知也、與、然以其未得窺故、亦有忒言興、蓋荀卿非之、王充刺之、馮休刪之、司馬光疑之、然

孟子·經解
而如荀之性惡、孟子非不知之也、不敢言也、故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蓋荀未通知孟子、而妄非之也、至於王充輩、或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古所不言、與孔子之道異矣、或曰、孟子欲王齊、與孔子尊周之義乖矣、易傳不云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則性善之說、何得謂非古所言乎、詩云、崧高維嶽、峻極于天、豈亦非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事乎、春秋之時、周室已卑矣、然天下尚知尊周、是以孔子尊周、孟子之時、天已壞周、不可復興、欲行舟於罔水、惡其有得焉、孟子又急於救民之塗炭、此其

所以欲齊之王也、且孟子之學孔子、求諸其道、而不擬諸其貌似也、何者、孟子之時、文武已遠、流風遺俗、百無一存、天下方競利便、欲必循古所言、必服古所服、以導其民、則幾乎莫有聽從者矣、孟子學道已至、左右逢原、而悼道之壞滅、憫民之沈溺、於是徑以其所自得、而應物發說、志在直達、而以喻道之近、心存濟世、而以趨民之急、是以縱言肆說、不復沿前軌、乃其嘗自稱曰、我未得爲孔子徒也、我私淑諸人也、未得爲孔子徒者、不擬諸貌似也、私者縱言肆說、不復沿前軌也、淑諸人者、悼道憫民、以爲之也、然而自當

孟子 經解 自序
時之人亦未知孟子、則或又譏之爲好辨、嗟乎嚮使
孟子無發其辨、則堯舜文武周公之道、茫昧不明、而
後之欲學孔子者、將安取則、且當時楊墨之言塞路、
微孟子辭闢之、又安知聖人之道不爲之滅裂乎、要
之、小智拘末節、大智達本要、達本要者、而後可以任
天下之大道、而天下之事、亦可以爲也、當時天下之
士、唯孟子達本要、故曰、天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乎、雖然、予亦未知孟子之德、猶於天之星
斗也、唯如其仰戴之情、則竊自謂過於人矣、是以旣
繹其篇旨、以作之解、至如其過與未、則後世其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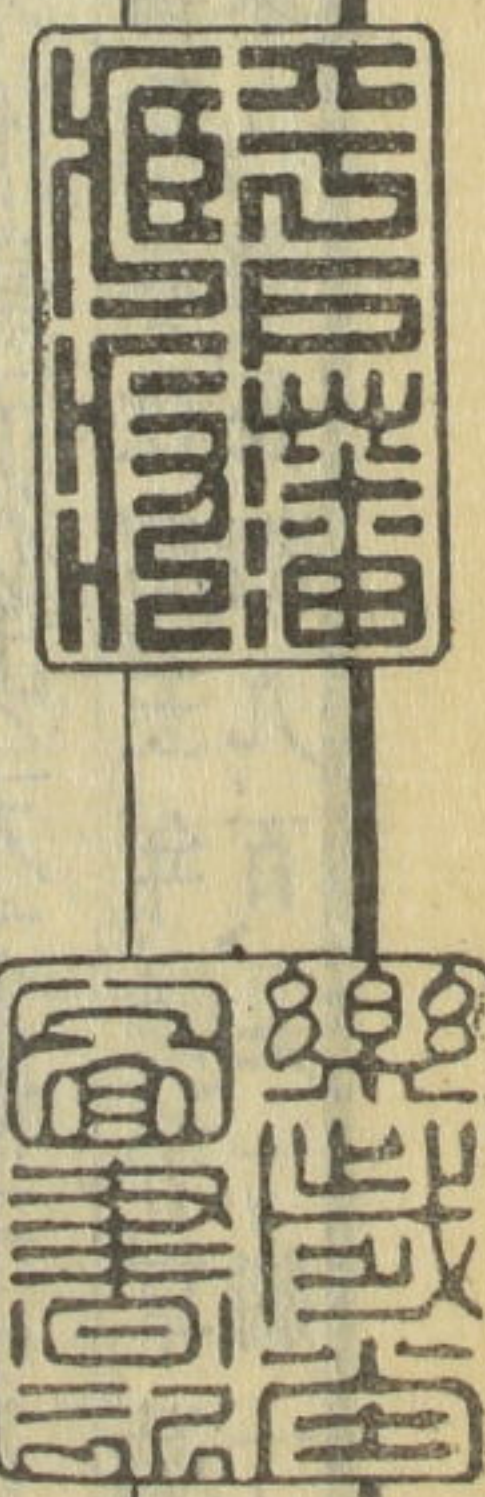
辨者焉矣、

寬政九年丁巳孟春平安皆川愿自序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孟子釋解卷之一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茶學

梁惠王章句上

此篇總言人主能退去其欲利已快已之心而務以行仁政則必可以得天下矣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

利吾國乎郝敬曰魏之先畢公高之後有畢方者事晉獻公邑于魏遂氏焉由畢公五傳為魏斯與韓虔趙藉分晉為諸侯是為魏文侯文侯之子繫為武侯武侯生子瑩是為梁惠王梁即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古之浚儀也古魏城武侯以前都河西安邑惠王以安邑近秦數被侵伐徙大梁遂僭稱

王六雄僭王自魏始也惠王初年敗韓伐楚伐宋願
自矜大末年困辱卑禮延賢故孟子自魏適梁時惠
王三十五年也明年惠王卒子赫立是為襄王叟猶
父也長老之稱叟之為言瘦也老人癯瘠之狀由鄒
之梁其道千里不遠不以為遠也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
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者欲奪受其中之

所出而觀其之所至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
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

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
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

而已矣何必曰利利萬乘春秋昭五年論晉車賦云十
家九縣長轂九百是一縣一百乘

也又云其餘四十縣尚遺守四千乘是十縣一千乘
也計縣方十六里中計二百五十六井約二井半出
一乘則百里之國但以二千五百六十六井得車千乘
以此推之千里之國以二萬五千六百六十六井得車萬乘
矣天子畿內方千里故稱萬乘之國千乘之家諸侯
及卿大夫之家也百乘之家士及大夫臣之家也下
殺上曰弑廢者志滿慾足也遺者棄而後之也

此章先言人主當好仁義而不可好利因極言好
利之有大害且言好仁義則必為民所保衛也孟
子見梁惠王凡此類皆記者書此所以分標其時
及其人事也王意言凡天下之士不遠千里而來
見者及見之其言皆有曰欲以此利王國之說矣
今孟子之來見亦將有利吾國之說者歟孟子有

意使王舍利為仁義當先抑其好利之心故其對
乃言王何必以其言曰利為專要乎今吾所欲言
者仁義之說也度王其中心之所識亦有仁義者
矣王亦宜言之而已矣下因明其利之不可言而
仁義宜言也王恆言以其曰何以利吾國為事大
夫恆言以其曰何以利吾家為事士庶人恆言以
其曰何以利吾身為事則是王將以征利於其大
夫大夫將以征利於士庶人而士庶人家將以
征利於大夫之家為心大夫之家將以征利於士
庶人家為心是為上下交征利而王之國勢乃

致成危殆矣以是推之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
乘之家大夫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大夫也夫千乘之家是為於萬乘之國取其十分
之一千乘焉百乘之家是為於千乘之國取其十
分之一百乘焉取其十分之一則其祿養固不為
不多矣然而其上之所率之苟為後義而先利之
教則滿國上下皆將必以爭利為心乃不奪其餘
九分則不饜故也世又未有貴仁而遺其親者也
未有貴義而後其君者也由是言之王亦宜曰仁
義而已矣何必以曰利為專要乎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沼池之別名曰池曲曰沼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詩云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

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詩大雅文王之什靈臺篇經者出焉之謂蓋欲作臺先就其地為之畫界之謂始者始其事也毛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周本紀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六韜云文王既出姜里周公旦築為靈臺左傳僖十五年

靈臺注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營者著土木之功於其中之謂攻治也謂附功刻厲以求屆其中也不日不經日數也勿禁止辭亟急也子來者其來如子之趨父事不召而自來也囿嚴粲云死有垣也孔穎達云囿者築墻為界域而禽獸在其中所以養禽獸也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鹿者彼類牝牡之總名鹿則專舉牝而言伏者言鹿鹿得攸伏則其懷任得安其所而生育繁多也濯濯鮮潔之貌白鳥鳥羽色白者鷺說文云鳥白肥澤貌陸璣云淮南子云鷺鷥提提者射故詩正言鹿澤澤白鳥鷺鷥以美文王之德白鳥亦有攸伏故其毛色得鷺鷥思云詩多此略下之法如大雅種之荏菽荏菽沛沛麻麥朦朦亦與此同靈沼何楷云雍大記云靈沼按舊圖記在於長安城西四十里豐水之西真花確北今為水湯誓曰時日汭於猶云於此也物滿也亦謂魚也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湯誓商書篇名時猶云若斯也害與曷同訪彼其用情之所由方於此之辭喪者與

其物相失而以成不可見之謂及者以此相及于彼之所到之謂亡者物之當在於其中而成不在之謂也

此章言人主唯欲與民偕樂然後能樂不則雖欲樂其勢必不可得矣蓋孟子此見王王方立於沼上而自媿其似耽樂囿池鳥獸之觀是以顧其鳴雁麋鹿却以發問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將順其志因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鴻雁麋鹿不樂也因引詩其旨言文王嘗欲作靈臺方其經始之時以為吾當經之營之既而庶民攻之遂不日而成之矣其經始之時本謂宜勿亟也不圖

庶民子來遂以得其成甚速也次章言庶民又謂王其有在靈囿之時矣是以雖得入其囿而不敢取其所可以供王觀之麋鹿於是囿乃為麋鹿之攸伏而其麋鹿皆得安逸毛色為之成濯濯白鳥亦得安逸羽色為之成翯翯矣庶民亦謂其靈沼王其有在此之時矣是以雖得近其沼而不敢取其所以供王觀之魚鼈而以為於此充牣則王其得觀魚為之躍起焉矣下文言文王如是以民力為臺為沼是勞民力也而民却歡樂之其思文王如神靈遂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又樂

其有麋鹿魚鼈可以供王之觀者何乎是無他也
 古之人撫民使之得其安居飽煖是以民亦樂其
 君之有所樂即所謂偕樂者故人君其身亦以得
 能遂其樂也所引書湯誓之詰蓋湯將伐夏桀之
 前夏民相傳以諺之言也言至逢若斯之日則汝
 謂國將曷為其狀而以即喪乎嗟呼亦任予及汝
 偕桀之亡而可也蓋以雖知湯之來征在近又知
 其救之之術然桀之為人已不可諫則雖上下俱
 滅亦無可奈何為之微言也下言如夏桀之時有
 是諺其民欲與之偕亡則雖有臺池鳥獸之可樂

而豈能得獨樂哉是故欲利己快己者是圖獨樂
 者也道從仁義者是圖與民偕樂者也此即承前
 章之要旨脉絡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
 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
 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
 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之自稱謙辭也郝敬曰魏地亘三河河內河東河西也河自東北來曲遶其南而東流入于海故河北為河內魏徙大梁在河之東南故各河東而以故安邑為河內也移民以就粟也移粟以就民之不能移者也分外曰加愚按河內已下至亦然二十一字插又前曰盡心後曰用心盡以其細言之於其事也孟子對曰王好戰也用以其大言之於其全體也

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填，闐同。師，衆。填，塞也。兵，以鼓行。走也。直，猶但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不違，不妨也。獲之時也。數罟，密網。小魚盡取者也。洿，窪。下，水所聚也。斧斤，伐木之器。大曰斧，小曰斤。時，草木成材，彫落之時，不可勝用，有餘也。為飲食宮室，以養生也。為祭祀棺槨，以喪死也。憾，恨也。按，下養生上，略析使民二

字。又按此孟子因王前言盡心，故先言之，以使自五知其所謂盡心之與王者之盡心，大小大異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家，可居也。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桑，木葉可飼蠶。樹之宅，畔牆下也。織，絲。日帛，五十始衰，非帛不暖。王制云：五十異糧。小豕曰豚，小犬曰狗，彘，即豕也。無失時，勿失孕字之時，使生息也。七十愈衰，非肉味不甘。肉食可以扶衰病也。又云：五十者衣帛，則未五十者衣布矣。七十者食肉，則未七十者食蔬矣。老幼異奉，以明敬養而教行乎其中矣。魚鼈不可勝食，天之生物無窮。老幼同可也。蠶桑人力所致，有限，非老不得

用也、民家非祭祀燕享養老、則不食肉、數口者、也、謹
 慎重也、庠、序、學、宮、名、庠、養也、取養老之義、序、射也、取
 序、賢之義、皆以明人倫、教孝悌也、申、謂重復、丁、寧、以
 申明之也、愚、按、庠、序、之、教、即、詩、禮、之、教、也、詩、唯、借、比、
 喻、陳、民、志、禮、唯、因、器、物、講、儀、節、申、之、以、孝、悌、之、義、者、
 其、師、授、之、者、因、其、儀、文、申、明、之、以、孝、悌、之、義、此、又、可、
 以、見、古、庠、序、之、教、與、今、世、所、教、其、法、大、異、也、郝、敬、云、
 頌、斑、通、髮、白、黑、半、曰、斑、背、任、物、曰、負、首、任、物、曰、戴、禮、
 道、路、斑、白、者、不、提、挈、輕、任、井、重、任、分、不、但、子、弟、於、父、
 兄、行、道、之、人、皆、然、也、民、俗、敬、老、如、此、尊、君、親、上、可、知、
 也、愚、按、孟、子、言、制、民、產、未、嘗、言、富、贍、饒、利、只、言、五、十、
 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數、口、之、家、可、以、無、
 飢、矣、所、謂、理、財、正、辭、者、矣、又、按、五、十、者、又、云、七、十、者、
 又、云、數、口、之、家、而、後、結、之、文、並、遺、此、二、者、但、云、頌、自、
 者、七、十、者、可、見、古、文、結、束、只、以、狗、彘、食、人、食、而、不、知、
 括、其、大、要、不、必、拘、拘、縷、拾、也、

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

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之民至焉

郝敬曰狗彘食人食謂平時虐政暴殄也

省肉食獸即檢節制也漢元帝詔太僕減穀食馬水衡

此章言苟不知恤民則為政之大端未得其當乃

其傷民必有不可勝道焉矣則其餘雖有瑣瑣小

善亦皆不足言也已惠王自以謂身本盡心於恤

民而殊未見民有其效是以恠以發之問也言寡

人之於國政盡心焉耳矣蓋河內歲凶則移其民

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以使各得不飢河東凶亦

然察鄰國之政迹無如寡人之用心者是隣國之

民當或爭來求為寡人之民而鄰國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不知何故也。孟子對曰：王素好戰，請今以戰喻。其義，夫人衆既闐然，中軍伐鼓以令前戰，兵刃既接，其一棄甲曳兵而敗走，而其敗走之中，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斯五十步者笑百步走之怯弱，則何如？王答曰：不可笑也。五十步走者，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宜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惠王平日虐政害民，厲禁奪民，興作不時，妨三農之業，漁佃網罟，窮水陸之供，宮室臺榭，崇土木之觀，山林澤藪，錙銖盡取，民不得沾秋毫之惠，雖有豐年，民不聊生，而

况凶歲乎？惠王則不知改此，而或遇凶歲，常使民罷病，是比惠王之事，以走五十步者也是。以其下乃又言，使民得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不使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令民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誠令惠王爲恤民自窒其慾，而以得成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乃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王之用心，苟欲使民之養生喪死無憾，則其王道行天下之事實將始於此。故曰：王道之始也。已上所言論惠王之所當先立其心之大本已完矣，是以下因更及制民產

施教化之事當以孝悌爲先蓋令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者以其五十者可以得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者以其七十者可以得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以役使之則數口之家其農務無闕乃可以得無飢矣設師講學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必爲人所敬重爲之分其任則可不負戴於道路矣夫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又不饑不寒然而其君不得爲王者自古未之有也今則王所畜之狗彘飽食豐美是食人之食也而惠王乃取盡錙銖用如泥沙是不知檢也塗

有饑孺則民之飢艱可知而惠王乃務實其府庫倉廩不敢思賑恤是不知發也人死則曰非我殺之也歲之殺之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誠能無歸罪於歲凶而知其虐政之致此因以自改則天下之民將至焉豈止隣國之民而已乎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

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
 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
 斯民飢而死也安承教按漢書文帝紀云其安之注
 也愚按庖有二句與前狗彘食人食者意作一串郝
 敬曰庖厨也廐馬房也獸相食如虎狼搏食犬羊之
 類偏殉葬木偶人有機關踊跳曰偏無後絕嗣也惡
 在其為民父母者言惡得謂之為在其為民之父母
 也之列

此章因又說王令屏其愛玩好耽娛樂之心而專
 務郵民者也孟子此前所說王無罪歲之語言簡
 旨約忽忽說去王故願安徐其言以承其教也孟
 子因更欲喻其不可罪歲而其罪之當歸之於其

政乃先發問殺人以梃與刃其於為殺人有以異
 乎此蓋欲捉王謂政之殺人與刃殺人無異之答
 辭故先比梃與刃之殺人其理易見者而以為之
 漸也王答政之殺人無異於刃之殺人之後乃更
 明政實有可謂殺人之義者也言今王庖有肥肉
 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草此其為道即是率
 獸食人者耳夫獸與其類相食者且人惡之以為
 惡獸矣今為人君者是為民父母也然而其行政
 之迹不免於率獸而食人之事則是為人之所甚
 惡之君也惡得謂其身尚在其為民父母之列也

仲尼有言始作俑者其絕嗣無後乎所以云爾者為其象人而用之蓋是為忍人天必當殄其後也其象人從葬者孔子且惡之况今欲使斯民飢而死者是將何心哉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曰郝敬

號魏稱晉者魏之先本晉卿也與韓魏共分晉號二晉天下莫強指春秋曲沃之晉也自文公始霸十一世長于諸侯故曰天下莫強梁地居天下中東齊西秦南楚北趙朱熹云惠王三十二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其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愚按比言自以其身

與其死者比示其非弱也郝敬云洒洗通洗滌其羞也如之何者問其可得為之之方法也孟子

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愚按孟子答言七百里相反以作之接應者也郝敬曰省刑罰薄稅斂仁政之本也深耕易耨養民之本也孝悌忠信教民之本也皆所謂仁政也耕欲其深則土氣厚耨欲其易則不傷苗耨耘必易者愚按草未長則易除及其易除而以去之易耨必脩其孝悌忠信與前申之以孝悌之義相應入以事其父兄與七十者衣帛相

應出以事其長上與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相應郝
敬曰緩刑薄賦則民得從容力本而有暇且飽煖逸
居而知向善以至入孝出弟則人心和悅親上死
長故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撻者禦其
來必彼謂秦楚輩也愚按彼奪其民時又與前臺池
相映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言其民各人皆其父
母凍餓皆其兄弟妻子離散不得同居也凍餓二字
亦與前飢字作一串征之言征其陷溺之罪也此又
與前言仁義之旨相應郝
敬曰勿疑勉王信從也

此章言唯能行仁政雖地小亦可以王天下矣王
之問其意在欲洒舊日之耻辱以再振晉國之強
威故曰晉國之於天下兵莫強焉者叟之所知也
祖先亦皆無受挫辱失威強者及寡人之身東敗
於齊長子申死焉西喪封地於秦前後凡七百里

戰

南辱於楚寡人以此為耻焉心願身比彼獸死受
挫折者一洒之其辱如之何則得可洒之邪孟子
因對曰喪地七百里非可憂也威強天下亦非可
誇也蓋雖地方百里而亦有可以王天下之道王
如能施仁惠之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令民得深
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之德入以事
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則如斯之民可使之製造
木梃以撻退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秦楚奪其民
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是彼為陷溺其民之虐政者王往而征之其

罪夫有誰與王杭敵乎故古語曰仁者天下無敵
王請勿疑是言之不必得若然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
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
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
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
孰能禦之今天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
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
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嗜好也無殺人言無

旱

悲酸痛楚之念也襄王惠王予名赫卒然急遽見定
安也一一統也愚按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
畏而卒然發問蓋是一粗鹵輕淺之人故所答亦以
粗淺概畧也孰能與之言今七國分立各不相與如
有能一之者又孰能與其一之事乎郝敬曰七八
月夏時五六月也人牧人君牧民也油然雲盛兒引
領伸頭也愚按苗淳然興之矣言苗皆淳然而雨興
之也此雨興稿苗之喻蓋以形容天下衆庶一齊興
起以從之也嗜殺人與被陷溺其民相與誰能禦之
與夫誰與王敵意作一串郝敬曰不嗜殺人即不忍
入之心保民之本孟子平生所
鬲之要非但語梁襄王而已

此章言仁者行政則天下將應之興而歸之也孟
子見襄王其人不足與有為孟子去梁決矣故出
語人也言始先遠望之其人貌不似人君近就之
而不見所畏焉又卒然發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因

對曰定于一問孰能定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問孰能與之對曰天下之民莫不與也因舉之喻曰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天旱則苗稿矣此乃天下之民皆傷於其虐政之象也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此乃仁君出世布其德澤之象也則苗淳然興之矣此乃天下之民莫不與之象也其莫不與而一齊興起以從之者如是天下孰能禦之哉今夫天下之為人牧者未有不嗜殺人者如有不嗜殺人者即是所謂仁君者也則天下之民皆將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之歸趨之猶水

虐

之就下沛然則誰能禦之誰能禦之則亦皆不得已而以興從之耳矣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齊敬曰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齊威王太子朱熹云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齊敬云仲尼之徒不道者耻詐力也愚按孟子不答齊桓晉文之事乃欲言王也故曰無以則王乎言無以桓文之事則吾有王天下之道其可以言乎郝云保民猶安民也愚按王問以其德而孟子却小言德但言保民其意大有斟酌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

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
 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
 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
 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
 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
 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
 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
 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
 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材而易
 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
 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保民乎哉者蓋曰可以保民乎者其德稍近者可或
 發是問而惠王乃自視迥絕難及故愛又加之曰哉
 其意猶言可得發是問哉郝敬曰胡齋人姓名齊臣
 也王見之乍見也釁者殺牲取血塗器也凡以血祭
 曰釁彌災釁也新鑄鐘成殺牛以釁之釶釶愚按舊
 說皆以為恐懼兒然以字皆從角思之蓋牛角前向
 之兒乃王以兒其所見生以言之者耳蓋王見牛赴
 釁之狀若人無罪而就死地而王不忍使其就死也
 郝云王曰然者然其不忍也誠有百姓者謂真以
 我為愛牛之百姓也即猶就也誠有百姓者謂真以
 易之也無異猶無恠也小謂羊也大謂牛也郝云隱
 痛也何擇謂羊與牛可憫同也是誠何心哉者疑辭
 自反而忘其初心也愚按財材也此言牛材大羊材
 小然而我所以易之以羊者非愛其材之大而以爲
 之也仁術者言養已仁而不自害之術也蓋思欲
 仁者心之虛數也虛數則不忍之心未動也見聞者

神氣之實接也於其實接不害之者即養仁之術也
郝云聲謂將死哀鳴之聲也又按是心足以王矣之
下宜當直接以曰有復於王者之言而中間且挿此
推問王心之一段者蓋欲令王自省以得知仁術用
心之法
故耳

此章言王天下亦無難也蓋愛其民如其愛禽獸
之心而以推之而已不然而欲求為天下王者不
啻不可得而反有害也因述行王政之太畧也蓋
宣王本唯有心欲成霸業故問曰齊桓晉文之事
可得聞乎孟子素鄙霸業欲說以王業故對曰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
之聞也蓋言傳其事迹而不道其術也無以桓文

之事則欲說王業可乎王因問德何如則可以得
王天下矣曰保民而欲以王天下天下莫之能禦
也王曰不德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曰可
保王曰何由知吾可保也孟子曰臣聞之胡齋曰
王嘗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問曰
牛何之牽牛者對曰將殺之以釁新鐘王曰舍之
勿殺吾不忍其觶觫者之若人之無罪而就死地
也彼對曰然則全廢釁鐘之事與王曰何可廢也
以羊易之可也不識嘗有是事諸王曰有之孟子
曰是心足以王矣但百姓皆以王為愛牛之材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故為之也王曰誠聞有以我為
愛牛之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之殺哉
即不忍其觳觫者之若人之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羊易之也耳孟子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
牛也以羊之小易牛之大彼百姓惡知王之不忍
邪王若隱其牛無罪而就死地則羊亦無罪而就
死地也是時其於牛羊何擇別而以命之乎王笑
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雖然
憶其跡乃實似愛其材以為之者故曰宜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言此疑似之迹無傷於王

之不忍之義是乃養仁之術也當時王曰見其牛
未見羊故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則不忍見
其死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之作居室
必遠其庖厨不使適於其室蓋不欲聞見之以傷
其仁故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
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
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
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
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
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
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王自求不得其

心及聞孟子之言乃得知之故說也詩小雅巧言之
篇付者謂於心思起其物度也戚戚蓋其中心為其
言迫切而感動之意乃字蒙下十字此心之所以合
於王之問與前孟子云是心足以王之旨應郝云復
猶白也百鈞三千斤也秋毫獸至秋毛毳新生而未
細難見也輿薪大而易見也許可也愚按恩足以及
禽獸兼又與前庖有肥肉廄有肥馬相映蓋當時列
國諸王其嗜慾玩好大抵皆同也今恩已下十八字
插然字承上王曰否以言之其肯猶云王如知其否
則又知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云云也功者其所
為功迹也郝云禽獸異類其心難推百姓同類其恩
易及牛蒙恩而百姓反不見保是舉重不能舉輕見
小不能見大也

王聞孟子之對而悅曰詩所曰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者如夫子所言之謂也夫我乃行之者而今自
反以自求之其所為之之心不得吾心而夫子之
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豈非詩所稱者也此心
之所以合於可為王者何故也孟子曰今有復於
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之重而不足以舉一羽
之輕吾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之微細而不見輿薪
之至大則王許之其言應有是理乎王曰否孟子
曰王既皆不許彼言者而今王之恩足以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由歟今既然曰否則是

亦謂其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謂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謂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者而王之心非不之知也故王之不保民而王是不為也非力之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足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

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挾以服夾持物也超躡而過也折枝依趙岐按躡之說為是若折草木之枝者則當曰為人而不必曰長者也老吾老者我養吾老也以及人之老者亦使人得能養其老也下幼幼同人之老人之幼並皆老吾老之上老字下幼字同此蓋言施王政也運於掌言轉移甚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者猶型蓋範其之所出於此而以成其物之稱也寡者外欠其耦之稱寡

妻言止有一人而非可也他求也至于兄弟者言其刑
 至于兄弟也詩意本言大妯之於文王其與為一體
 止是一人者而文王能使之思齊媚於是其心所庶
 幾者豈非其發精誠之明驗乎故曰刑於寡妻所見
 儀刑至于兄弟者乃其化及外之漸也故曰至于兄
 弟文王唯以此一誠實之心而亦以得惠順天下之
 民心故曰以御家邦也孟子斷章取義故特下一釋
 曰文王舉其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之心又以加諸彼
 御于家邦之所為也推恩即舉加是也郝曰大過人
 即功加百姓大有為也所為即不忍人之政也再言
 曰獨何與啓王自度也權稱錘也度丈尺也愚按心
 為甚是為原伏之畧柝蓋權然後前本有物之輕重
 長短難知之意為原伏故心為甚言心之難自知為
 甚是為畧柝郝云士臣戰士諸臣危謂鋒鏑死亡構
 結也是指與兵構怨也將以者
 即以與甲兵危士臣之事也

王因問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似混同難辨不知
 何以為其異對曰有人令已狹泰山以超北海而

我語人曰我不能是誠為不能也有人令已為長
 者折枝而我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可曰不
 能也故今宣王之不王天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
 之比類也是折枝之比類而不為也誠能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天下將皆歸
 服以從已所移轉乃可運於掌也下所引詩意言
 文王慎德令其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皆服其德刑
 又以此用心御家人之術而以御于彼卿大夫及
 諸邦君故釋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能推
 恩足以保四海之大不能推恩無以保其妻子古

孟子 卷之一
之人其所立功業所以大過人者無他故焉但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王其恩足以及禽獸狗馬之類而其所爲功迹不至於百姓者獨何由歟蓋使自思其不自度之失也故下卽云凡物之輕重難知者設權錘然後知之輕重物之長短難定者用度尺然後知之長短物皆然而心之難自知爲甚王請自設權度以度之此已下乃爲王設自度其心之權度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邪是以欲聞齊桓晉文尚威力專戰伐之事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興兵構怨之事蓋將

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者何也可得聞之事與王於是自以其所大欲之非其身之所可敢當是以以笑匿之而不敢言也

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優辟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

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
 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
 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
 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
 亦反其本矣郝云肥且甘適口之至也輕煖煖
故先言衣食而聲色乃第二等故曰抑也便嬖便順
嬖幸之人也以若所為以興兵構怨之為必求若所
欲求所大欲必緣緣附必求尋求也緣木而求魚喻
緣戰爭以辟土地朝秦楚乃其所求之乖方也鄒
古邾國楚古荆國鄒小楚大愚按齊始封不過數百
里後世稍并其旁近小國竟集合之以成方千里者
故曰集有其一也蓋當讀作盍反者反其心以求之
其本也本者蓋王道所得行師以天下之民歸心為
也本

孟子為王之匿其情不言故意先順其意以作揣
 探之辭蓋亦欲以取其曰否吾不為是之答辭而
 後直為發言其所察知也故曰王之所大欲豈為
 肥甘之味不足於口與輕煖之服不足於體與抑
 為五采之色不足視於目與五聲之音不足聽於
 耳與便嬖之臣妾不足使令於前與吾意王之諸
 臣皆足以供奉之無慊乏而王之所大欲者豈仍
 為求是哉王曰否吾不為是也孟子於是乃曰然
 則王之所大欲雖未聞可知已蓋欲辟土地朝秦
 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雖然以若所為之不推恩

而以求若所欲猶緣山木而求水中之魚也王曰
 若是其乖方甚與曰殆有甚焉者蓋以其更有後
 災言也故曰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
 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也王因問
 曰其為災可得聞與孟子因先設之喻曰鄒人與
 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王曰楚人勝孟子因曰然
 則王心於其小固知其不可以敵大於其寡固知
 其不可以敵衆於其弱固知其不可以敵彊矣今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乃集有其一今欲以一
 服八者何以異鄒之敵楚哉盍亦反諸其本以思

之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
 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
 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
 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仁字與前應使天下已下六十
字即是言天下之民歸心天下之欲疾已下二十一
字暗見其不戰而勝也不能進於是即發政施仁之
事也吾志即求王天下之志上發政施仁四字皆未
明故曰明以教我也行曰商居曰賈欲疾者謂欲強
國之君疾已國君之惡也孰能禦之又與前誰
能禦之意作一串惛者心智之昏暗也輔佐也
 今王若發新政施不忍人之仁使天下仕者皆欲

得仕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得屢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得以其貨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得通關出於王之塗天下之臣民欲王之疾其君者皆欲得優赴愬於王其既若是天下孰能禦之哉王曰吾有志而心惰不能進於是使天下欲歸之地位願夫子輔翼以明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也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三字是提醒因字是其心致無恒心之因乃言因無恒產之故也故辟者放肆踰法而以從偏僻也邪侈

者其事姦邪而以侈私欲必罔者罔民於法網而以取之也輕言民無所顧慮其家計是以易從其善教也

孟子因襲說制民產之法也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如顏子樂於陋巷季次原憲安於蓬牖者即是也若庶民則令之無恒產則因無恒心苟無恒心其於放辟邪侈雖非不知其不善亦無不為已為之上者不為制之恒產而及其陷罪然後刑之猶設網羅以待之來陷故曰是罔民也焉有以下言世焉得有宜曰仁人在位罔民之事而可為之之理哉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

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言樂歲相續不已則此可以終身飽焉若遇凶年亦可以免於死亡焉此蓋明君制產之旨也然後驅而之善者設庠序之教以導之也從之也輕者言其民易從化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且終身苦其匱乏况凶年乃不免於死亡民之若此是惟於救死之計而尚恐不贍給者奚暇治禮義以從教化哉王欲行古制產之法則盍及其本以思之矣五畝之宅已下即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之事以是得者也百畝之

田已下，即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死亡之事以是得者也。謹庠序之教，已下，即然後驅而之善之事。以是得者也。要之，老者得衣帛食肉，黎民皆得不飢不寒，然而其國君尚不得王天下者，自古未之有也。

孟子經解卷之一 終

孟子經解卷之一 終

